

武松走了一程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，一隻手提著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，¹⁰ 踉踉跄跄，直奔過亂樹林來；見一塊光燄燄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卻待要睡；只見發起一陣狂風，那一陣風過了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「啊呀！」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那大蟲又飢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¹¹ 和身望上一撲，從半空裏攏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見大蟲撲來，祇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祇一閃，閃在一旁。大蟲見掀他不著，吼一聲，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震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，祇一剪。武松卻又閃在一邊。——原來那大蟲拿人，祇是一撲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捉不著時，氣性先是沒了一半，——那大蟲又剪不著，再吼了一聲，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哨棒，儘平生氣力，祇一棒，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；定睛看時，一棒打不著大蟲，原來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樹上，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，祇拿得一半在手裏。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，翻身又祇一撲撲將來。武松又祇一跳，卻退了十步遠，那大蟲卻

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將半截哨棒丟在一邊，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¹² 脰搭揪住，一按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，被武松儘氣力捺定，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，眼睛裏只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，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，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。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，偷出右手來，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，儘平生之力只顧打；打到五、七十拳，那大蟲眼裏、口裏、鼻子裏、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，更動彈不得，祇剩口裏¹³ 兀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，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，拿在手裏，祇怕大蟲不死。把棒槌又打了一回，眼見氣都沒了，方才丟了棒。尋思道：「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。」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，那裏提得動；原來使盡了氣力，手腳都酥軟了。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，尋思道：「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，卻怎地鬥得他過？且掙扎下岡子去，明早再來理會。」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，轉過亂樹林邊，一步步捱下岡子來。

題解 本文選自水滸第二十二回。水滸爲章回小說，記北宋淮南盜宋江等嘯聚鄆州梁山泊事，元人施

耐庵作。係以當時之政治社會爲背景，乃我國流行最廣之通俗小說。文中記述武松醉過景陽岡，打

死弔睛白額虎，描寫極為生動傳神，如見其人，如經其事，足見作者手法之高妙。

作者

施耐庵（約一三六〇前後在世），元淮安人，以著水滸出名。此書組織縝密，文辭奇挺，繪神敘事，

惟妙惟肖。相傳於撰書之前，曾繪三十六人身像於壁間，每日對之吮毫，務求刻畫盡致，故能脈絡貫通，形神俱化。此種高超之描寫手法，實為前此中國小說中所罕見。

注釋

- 1 陽穀縣 本為春秋齊邑，隋置陽穀縣。今屬山東省。
- 2 哨棒 隨身防護之棍棒。
- 3 恁 俗言如此曰恁。
- 4 沒地 猶言沒有的事，意即不至於會如此。
- 5 景陽岡 在陽穀縣境之山岡。
- 6 清河縣 即今山東清平縣。
- 7 政和 宋徽宗年號。
- 8 端的 猶言到底。
- 9 氈笠兒 氈質之笠，即有檐之氈帽也。
- 10 踉踉蹌蹌 腳步亂貌。
- 11 和 連也。
- 12 疙搭 應作疙搭或疙瘩，謂皮膚突起成塊也。
- 13 兀自 元語常用「兀自」、「兀的」等詞。「兀自」意即「猶自」。

一三二 羣英會

羅貫中

〔周〕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著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，¹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²碇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「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」問「水軍督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蔡瑁、張允。」瑜思曰：「二人

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先設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

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：「周瑜偷看吾寨。」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教收起礮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掉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操問衆將曰：「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，今日又被他窺探吾寨，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」

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」曹操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蔣名幹，字子翼，現爲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「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」幹曰：「丞相放心，幹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」操問：「要將何物去？」幹曰：「祇消一童隨往。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」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徑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「故人蔣幹相訪。」

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「說客至矣。」遂與衆將附耳低言：「如此如此。」衆將唯唯而去。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。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「公瑾別來無恙？」瑜曰：「子翼良苦，遠涉江湖，爲曹氏作說客。」

耶？幹愕然曰：「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」瑜笑曰：「吾雖不及³師曠之聰，聞弦歌而知雅意。」幹曰：「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」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「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」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

子翼相見。

須臾，文武官將各穿錦衣，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，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畢，就列於兩旁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衆官曰：「此吾同窗契友也，雖從江北到此，卻不是曹家說客。公等勿疑。」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「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，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即斬之。」

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「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」說罷，大笑暢飲。座上觥籌交錯，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「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」幹曰：「真熊虎之士也。」

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如山積。瑜曰：「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」幹曰：「兵精糧足，

名不虛傳。瑜佯醉大笑曰：「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」幹曰：「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爲過。」瑜執幹手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。假使蘇秦、張儀、陸賈、酈生復出口，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？」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。因指諸將曰：「此皆江東之英傑。今日此會，可名『羣英會。』」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作歌。歌曰：

「丈夫處世兮立功名，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，吾將醉兮發狂吟！」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辭曰：「不勝酒力矣。」瑜命撤席。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「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」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著，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起視，殘燈尙明，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堆著一卷文書，乃起牀偷視之，卻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「蔡瑁、張允謹封。」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

「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」

幹思曰：「原來蔡瑁、張允結連東吳……」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牀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「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」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「子翼，且住……教你看曹賊之首……」及幹問之，瑜又睡著。

幹伏於牀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，喚曰：「都督醒否？」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「牀上睡著何人？」答曰：「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卻？」瑜懊悔曰：「吾平日未嘗飲醉，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」那人曰：「江北有人到此。」瑜喝「低聲！」便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裝睡著，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「張蔡二都督道：『急切不得下手。』」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

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「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明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……」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。瑜卻睡著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徑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「先生那裏去？」幹曰：「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」軍士亦不阻當。

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「子翼幹事若何？」幹曰：「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。」

也。」操怒曰：「事又不濟，反爲所笑！」幹曰：「雖不能說周瑜，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」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「二賊如此無禮耶？」即使人喚蔡瑁、張允到帳下。操曰：「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」瑁曰：「軍尙未曾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」操怒曰：「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」蔡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。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。操方猛悟曰：「吾中計矣！」後人有詩嘆曰：

「曹操奸雄不可當，一時詭計中周郎。蔡張賣主求榮計，誰料今朝劍下亡。」

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知中計，卻不肯認錯，乃謂衆將曰：「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」衆皆嗟呀不已。操於衆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爲水軍都督，以代蔡張二人之職。

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「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剷除，吾無憂矣。」

題解 此篇係節選三國演義第四十五回。文中述蔣幹請命於曹操，往江東說周瑜，瑜爲設宴款待，招江

左將領會飲，卽席作歌，因稱爲「羣英會」。通篇寫瑜之機智權詐，玩幹於股掌之上。

作者 羅貫中 名本，字較顯，號湖海散人，明初杭州人。工製曲，尤善作通俗小說，著有三國演義、隋唐演

義、平妖傳等，以三國演義爲最有名，全書共一百二十回，演說三國時故事，自漢獻帝中平元年起，至

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亡止。係本陳壽之三國誌，間採稗史，或有臆造而成者。

注釋 1 迤邐 旁行連延也。 2 釘石 鎮船石也。 3 師曠 春秋時晉之樂師，能審音以占吉凶。

4 觥籌交錯 觥，酒器；籌，所以行酒令者。 5 蘇秦張儀陸賈酈生 蘇秦、張儀為戰國時之舌士，倡

合縱連橫之說。陸賈、酈生為漢初人，亦以辯才著。 6 狼藉 散亂不整齊也。 7 麾下 部下也。按

麾，大旗也，用以指揮部從。

詩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

李白

故人西辭黃鶴樓， 煙花三月下揚州；

孤帆遠影碧山盡， 惟見長江天際流。

一四 記翠微山

林紓

1 翠微非名勝也。近 2 龍王堂，林木始幽闐；山勢下趨，望山上小樹皆斜俯，如迎人狀。肩

輿轉入林陰，始得一小寺。憑軒下瞰，老柏三數 3 章，碧翳天日。有石級數十；所謂龍王堂即在

其下。細泉 4 淙然，循幽竇瀉於小池；池魚迎泉而喋；周以石闌。早月出樹間，篩碎影於袖襟之

上余及⁵陳弢庵⁶陳石遺⁷高穎生同坐廊隅石遺誦淨名庵詩淒瑟挾鬼氣羣處靜境聽之肅然。

飯罷趁月登寶珠寺。林深石黑，突怒梗道，如怪獸如魘。余及弢庵各以拄杖行，先以杖測石高下，始⁸窺足。寺踞巖頂叢綠中，隱隱出殿簷。近寺稍無樹，月光下布石上。寺僧已睡，起而進茗。然燭入小洞，中坐⁹頭陀像，意南中村寺尙或過之也。

明日，遊¹⁰祕魔巖。讀¹¹偶齋師遺詩，索筆和之。以肩輿跨危嶺，遊¹²獅子窩。長廊依山，壁畫¹³儉絕。且雨，遂怱怱更歷數寺，頽垣斷塔，如新被燹。石遺指山下樹言秋來經霜爲老紅者此也。癸丑四月十四日記。

題解 此文於翠微之名勝、景物記述頗精到。文筆勁峭有力，風姿爽然。通篇僅三百字左右，而所寫景物甚多，且處處分明，秀靚可觀。

作者 林紓 字琴南，號畏廬，別署冷紅生，福建閩縣人。曾任京師大學堂（後稱北京大學）教授。偶與友人以古文合譯法小仲馬之《茶花女遺事》，備受當時人士歡迎，因專致力於譯事，著有《畏廬文集》，譯書達百五十餘種之多。

注釋 翠微 原名平坡山，明宣德時葬翠微公主於山上，因改名翠微，即今北平西山之一部，在黃村

車站西北五里。 2 龍王堂 亦稱海泉庵，又稱慧雲禪林，在虎頭山麓，西山名勝之一也。 3 章

大木曰章。 4 濼 音叢，小水入大水曰濼。 5 陳弼庵 陳寶琛字伯潛，號弼庵，福建閩侯人。有聽

水集。 6 陳石遺 名衍，字叔伊，福建閩侯人。有石遺室詩。 7 高穎生 名向瀛，福建人。 8 窺

同跬，半步也。漢書息夫躬傳：「京師雖有武藝精兵，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。」 9 頭陀 梵語

稱僧曰頭陀。 10 祕魔巖 在盧師山麓，西山名勝之一也。 11 偶齋師 名寶廷，字竹坡，清宗室，工

詩。著有偶齋詩草內外集。 12 獅子窩 西山名勝之一，亦在盧師山麓。 13 僮 鄙劣也。

一五 遊小盤谷記

梅曾亮

江寧府城，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。余嘗求小盤谷者，至其地，土人或曰無有。皆大竹蔽天，多歧路，曲折廣狹如一，探之不可窮。聞犬聲，乃急赴之。熟五斗米頃，行抵寺，曰歸雲堂。土地舒寬，居民以桂為業。寺旁有草徑甚微，南出之，乃墜大谷。四山皆大桂樹，隨山一陂陀，其狀若仰大盂，空響內貯，²警效不得他逸；寂寥無聲，而耳聽常滿。淵水積焉，盡山麓而止。

由寺北行至盧龍山；其中阬谷³窪隆，若井竈⁴齟齬之狀。或曰：「遺老所避兵者。」三十六茅庵，七十二⁵團瓢，皆當其地。

白日暮乃登山循城而歸。暝色下積，月光布其上。俯視萬影摩盪，起伏波浪中。諸人皆曰：「此萬竹蔽天處也。所謂小盤谷，殆近之矣。」

同遊者侯振廷、舅氏、管君異之、馬君夢湘、歐生岳庵、弟念勤，凡六人。

題解

遊小盤谷記與前課文體略同，而取材則相反。翠微係名勝地，寫來自覺出色；小盤谷乃一土人無聞之僻處，遊者不厭其僻，乃循草徑而求之，遂得勝境。文中所記皆奇絕景色，引人神往。

作者

梅曾亮（一七八六——一八五六），字伯言，一字柏峴，清江蘇上元人，道光進士，官戶部郎中。曾主講揚州書院。少喜駢儷文，繼遊姚鼐之門，乃一變而為古文辭。所著有柏峴山房集。

注釋

1 陂陁 邪平也。 2 警欬 嗽聲也。 3 窪 低下之地曰窪。 4 齷齪 山石上下不齊如齒牙狀。 5 團瓢 草舍也。

一六 寄小讀者通訊（十）

謝婉瑩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，挽住她的衣袖，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。母親凝想著，含笑低低的說：

「不過有三個月罷了，偏已是這般多病，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腳步聲，已知道驚怕啼哭。許多人圍在牀前，乞憐的眼光不望著別人，祇向著我，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！」

這時眼淚已溼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。

「你的¹彌月到了，穿著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，戴著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，抱出到廳堂前。因著你豐滿紅潤的面龐，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，起了驕傲。

「應有七個月，我們都在海船上，我抱你站在欄旁，海波聲中，你已會呼喚『媽媽』和『姊姊』」

對於這件事，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。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，母親堅執說是的。在我們家庭歷史中，這事至今是件疑案。

「濃睡之中，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，以爲母親已被他們帶去了；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，臉和脣都青了，²嗚咽不能成聲。我從後屋連忙進來，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，方才止哭。自此後便是你睡著，我也不敢輕易離開你的牀前」

這一節我髣髴記得我聽時寫時，都重新起了嗚咽。

「有一次病得重極了，地上鋪著席子，我抱著你在上面膝行。正是暑月，你父親又不在家，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，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夠說的。因著你奇異的智慧，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；我打電報給你父親，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。忽然一陣大風雨，深憂的我、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，都沈沈的睡了一大覺。這一番風雨，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搶了過來。」

我不信我智慧，我又信我智慧！母親以智慧的眼光，看萬物都是智慧的，何況她的惟一摯愛的女兒！

「頭髮又短，又沒有一刻肯安靜，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，總是梳不起來。沒有法子，父親來幫忙。『站好了！站好了！要照相了！』父親拿著照相匣子，假作照著。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，好容易天天這樣將就的編好了。」

我奇怪，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取我每天照的相片！

「陳媽的女兒寶姐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她來了，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，我自己睡午覺。」

等我醒來，一切的玩具，小人，小馬，都當做船，漂浮在臉盆的水裏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。」

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，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。然而從母親口裏，我深深的愛了她。

「已經三歲了，或者快四歲了，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。大家恩恩的替你換上衣服，你自己不知甚麼時候，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，到船上只要父親抱著，自己一步也不肯走。放到地上時，只是一跛一跛的。大家奇怪了，脫下靴子，發現了小木鹿，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。——傻孩子，你怎麼不會說。」

母親笑了，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。——回想起來，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，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。十幾年前事，提起當面前事說，真是無謂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彌漫了癡和愛。——你最怕我，凝神，我至今不知是甚麼緣故。每逢我凝望窗外，或者稍微的呆了一呆，你就過來呼喚我，搖撼我，說：『媽媽，你的眼睛怎樣不動了。』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，便故意的凝神不動。」

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。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，我要擾亂她的思路，也

未可知——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。

「然而你自己卻也喜凝神。天天吃著飯，呆呆的望著壁上的字畫，桌上的鐘和花瓶，一盤飯數米粒似的，吃了好幾十分鐘。我急了，便把一切都挪移開。」

這件事我記得，而且很清楚，因為獨坐沈思的脾氣至今不改。

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，我總是臉上堆著笑，眼裏滿了淚，聽完了用她衣襟來印我的眼角，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。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，祇有母親和我，最後我也沒有了，祇有母親，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。

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，從母親口中，逐漸的發現了，完成了我自己。她從最初已知道我，認識我，喜愛我；在我不知道，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，她已愛了我了。我從三歲上，才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，愛了自己，認識了自己；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，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、千萬分之一。

小朋友！當你尋見了世界上一個人認識你、知道你、愛你，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，你怎能不感激、不流淚、不死心蹋地的愛她，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？

冰心

題解 寄小讀者爲作者赴美留學報告行程及旅美生活之通訊。此處所選之通訊（十），係回憶兒時

瑣事之敘述，就中寫母子之愛，極爲摯切動人。

作者 謝婉瑩，別字冰心，福建閩侯人，現代女作家。曾任燕京大學教授多年，現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。著

有寄小讀者、往事、南歸、春水、繁星等。

注釋 1 彌月 子生滿一月者曰彌月。詩經大雅生民：「誕彌厥月。」 2 嗚咽 咽音掖（一也），嗚咽，泣

聲也。 3 凝神 謂精神凝聚也。莊子達生篇：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。」

一七 地動

葉紹鈞

「再講一個吧，爹爹！」明兒憑著父親的膝，兩臂略略推動；父親的身軀也輕輕的搖了。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頰，卻有淺淺的渦兒，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，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，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著他微笑。假若父親、母親、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，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。

「再講甚麼呀？」父親摩著明兒的頭髮，更托著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，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。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著父親的嘴，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

界要涌現呢。他說：「就講地動罷。」

他還牢記著昨晚的事：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，甚麼魚兒、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，溫和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，寧靜得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。最先是母親覺察，怎麼身子有點搖動，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！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……的聲響，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的響起來了。她才想到這是地震，悄悄而顫抖的說：「地動了！」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；明兒的眼珠突出而不轉，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。室內全然靜默，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；又覺身體動盪，髣髴在單櫓急搖的船裏。「我們跑下樓去吧，走到場上去吧。危險呢！」父親輕輕的說，但是他坐著不動。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，似乎要說話的樣子，上下脣動了幾回，可是沒有說出來。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，地動才停止了。「甚麼呢？」明兒的一聲詢問，打碎了室內的沈默。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。恐怕地再要動，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。不過也沒有法子；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，以為決不會再動了。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：有一年地動，引起了「長毛」；有一年地動，入秋大雨四十天，田中顆粒無收。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，靜靜的聽

著，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；並且學得了「地動」這個名詞，體會了甚麼是「地動」了。

「我就講地動，」父觀執著明兒的小手，柔滑肥美的小手。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，放出希望的光，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，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。父親開始講了：「有一天地動，動得很厲害，比昨天還厲害，一處地方有個塔，是很高的，幾乎矗入雲中。」

「比我們這裏的方塔，那個高？」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，父親指著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，他只是看不見；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。他因此認識了方塔。

「高得多呢，四個方塔這樣高，四個。地面動個不了，這個塔便向四圍亂晃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。後來它實在站不住了，一倒倒下來，斷做六段，它就此壞了。來了一個匠人，看見它斷了很可惜，願意修好它，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，塗在每一段的斷處；一段段黏合起來。他做了半天的工，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。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，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方了。」

祖母同母親都笑了，明兒聽得出了神，身體一動也不動；至此方啞著上下脣好像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，問道：「還有嗎？」

「完了，沒有了，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。」

「那麼再換一個講罷，爹爹！」明兒說著，將上體豎起，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，拉著父親的衣襟，表示懇求的意思。母親順著他的懇求，笑道：「再講一個吧，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吧。」

這是他們的慣例，隨便想幾句話，編成一個故事，祇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。明兒從去年秋間，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，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，到今已是一年了。

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，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，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。他走到母親前，背心貼住她的雙膝，緊密而微搖，鬚髮給她的一種報酬。

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。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：「那一天也是地動，也比昨天還厲害，桌子上的花瓶、水盂、牆腳邊的痰盂、樹上的鳥卵、寶寶的皮球，統在地面滾個不停，好像活起來了。有一個孩子，他本來站在場上，地動了，似乎腳下一滑，就跌倒了。不好了！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，只是一仰一俯的滾滾過了崑山，滾過了上海，再滾過去是海面了。海面又平又滑，他滾得格外快，只覺得面孔刻刻親著水面，又刻刻朝天。」

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，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。他冷然說：「怎樣呢？」

「他滾過了海面，到了外國的地面，還只是滾，好了，有一垛高牆在那裏！他給牆腳擋住，才停了，不滾了。」

明兒的頭點了幾點，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，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，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上。

「他躺在牆下，也不起來，像睡在牀上一樣。那邊有碧綠的樹，樹下種些青菜，他看了祇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。一個人來了，來了。走得近時，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，就把他拾了起來。那個人有個袋，很大的袋，在他的衣服上，他將孩子放入袋裏，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。他照常走過去了。」

「那個人到了家裏，喫了晚飯，看他的報紙。」

「還要寫信呢，看書呢。」明兒提示他的父親，語氣很真切。

「他看完了報，是的，寫他的信；寫完了信，再看他的書；時候不早了，月亮快回去了，他解開衣服想睡。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。」

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，顏臉突然緊張，仰起來看，一看母親的臉。

「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，便把他掏出來，問道：『你爲甚麼要喊？』『我沒有吃晚飯。我要我的母親。』」

明兒的小嘴抿著，下脣儘管突出，眼眶裏潮潤了。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，還是往下講：「那個人說：『你要家去是不能的，你的家離得遠呢！晚飯，我給你喫。母親呢，隔幾天再看見吧。』」

呀的一聲，打斷了父親的話，明兒哭了，他的身軀祇往後退縮，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。母親便抱他起來，貼在懷裏，更親他的面孔，柔語道：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。」

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的安慰他道：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。」可是沒有用，他哭得至於嗚咽了。父親急速講道：「小孩說：『多謝你，今夜送我回去吧！』那個人說：『可以的，你先唱一支歌謝我。』小孩子便唱了一支種田牛，真唱得好聽。那個人聽完了，取一個郵票，貼在小孩的額上，帶往郵政局裏一寄。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。他的母親正等著呢。她抱起他，說：『你回來了，抱抱吧！』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。」

「好了，他在娘的懷裏了。」母親催他止哭，輕輕拍他的背心，這麼說。祖母順著說：「明兒，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，你還要哭甚麼？」

明兒的哭聲停頓了；隔一會，又哭一聲。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，又滴在她的襟上，溼了一大攤。他的身軀還在抽搐，呼吸又粗又急，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，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。

題解 此為取材地動之短篇小說，選自火災。葉氏小說多寫現實之人生社會，文筆極深刻。

作者 葉紹鈞（一八九四——），字聖陶，江蘇吳縣人。現代文學家，曾任商務印書館、開明書店編輯。創作短篇小說有火災、隔膜、線下、未厭集等；長篇小說有倪煥之；童話有稻草人；又與夏丏尊合編文心。

一八 萬里尋兄記

黃宗羲

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，字廷璽，兄弟六人。長伯震，商於外，逾十年不歸，府君魂祈夢請卜之，茫然不得影響。作而曰：「吾兄不過在域內，吾兄可至，吾何不可至乎？」躡屨出門。鄉黨阻之，曰：「汝不知兄之所在，將何之？」府君曰：「吾兄商也，商之所在，必通都大邑。吾盡歷

通都大邑，必得兄矣。於是裂紙數千，繕寫其兄里、系、年、貌爲一零丁。所過之處，輒榜之宮觀街市間，冀兄或見之；卽兄不見，而知兄者或見之也。經行萬里，獠洞蠻陬，蹤迹殆徧，卒無所遇。

府君禱之衡山，夢有人誦「沈綿盜賊際，狼狽江漢行」者，覺而以爲不祥。遇士人占之，問：「君何所求？」府君曰：「吾爲尋兄至此。」士人曰：「此3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。春陵今之道州，君入道州，定知消息。」府君遂至道州，徬徨訪問，4音塵不接。

一日，5奏廁，置傘路旁。伯震過之，見傘而心動，曰：「此吾鄉之傘也。」循其柄而視之，有字一行云「姚江黃廷璽記。」伯震方驚駭未決。府君出而相視，若夢寐，哭失聲。道旁觀者亦歎息泣下。時伯震已有田園，妻子於道州，府君卒挽之而歸。

嘗觀史傳，人子所遭不幸，6間關踣頓，求父、求母者不絕書；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。豈世無其事歟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？方府君越險阻，犯霜雪，跋涉山川，饑體凍膚而不顧，箝口槁腸而不卹，窮天地之所覆載，際日月之所照臨，汲汲皇皇，惟此一事；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。而其時當景泰、天順之際，7英宗、景皇，獨非兄弟耶？景皇惟恐其兄之入，英宗惟恐其弟之生。富貴利害伐性傷恩，以視府君愛惡頓殊，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，反在草野乎？

題解 孝悌係我國固有之道德而後世人於為孝則易，為悌則難，致有「兄弟鬩牆」之譏。此文為記敘

體，記黃廷璽萬里尋兄事，頗足發人深省。末敘英宗、景皇事，文蓋有所感而作也。

作者 黃宗羲（一六一〇——一六九五），字太沖，號梨洲，明末浙江餘姚人。入清，奉母返里，致力著述，

徵辟不就。年八十六卒。學者稱南雷先生。著有南雷文定、宋元學案、明儒學案等。

注 1 零丁，文體之一，即今之尋人帖子。 2 沈縣，謂疾病沈痼纏綿也。 3 杜少陵，即杜甫，今

詩題作同元使君春陵行。 4 音塵，謝莊月賦：「美人邁兮音塵闕。」謂形影聲響也。 5 奏廁

奏讀如湊，向也。奏廁，登廁也。漢書金日磾傳：「日磾奏廁而心動。」 6 間關踣頓，間關，狀道路之

難行。踣頓，仆跌也。 7 英宗景皇，明英宗正統十四年，瓦剌入寇，帝親征，師潰被執，弟郕王即帝位，

改元景泰，是為景皇帝。後與北廷言和，羣臣議迎英宗，帝不悅，及英宗南歸，別居南宮。景泰八年，帝疾

甚，石亨等以兵迎英宗復位，改元天順，廢帝仍為郕王。

一九 鞭虎救弟記

蔣 衡

至行多奇，奇必發於天性，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；強而行之，鮮克有濟。余所聞 1 江都程

含光少時鞭虎救弟事，可謂奇矣！

康熙²乙卯秋，含光偕仲弟自六安歸，過³窮嶺，嶺峻且險，會日暮，四顧絕人煙，沈陰翳慘，二人各⁴策蹇行。俄而腥風驟起，飛沙疾捲，木葉撲面如雨下，猛虎攫其弟去。含光大驚墜地，持短鞭力追，左手據虎頸，右手以鞭亂捶虎頭，呼號聲震山谷。虎怒，力不能肆，舍其弟，據嶠而吼，將以搏含光。含光負其弟疾奔下嶺，投旅店，既息肩，其弟尙一息未殊，以湯灌之，徐甦。含光喘亦略定，起視仲肩，前後十餘孔，血淋漓滿地，復大慟。有道士謂之曰：「虎牙有毒，深入，惡血不盡出，不可救。」含光竭力以口徧吮之，去血數升，醫數十日漸平，乃偕歸。

當是時，含光仲弟甫十有五歲，今年已近八旬，其傷痕歷歷可數，俱寸許闊。每解衣示人，則淚涔涔，念乃兄不置也。

含光，大程村望族，幼具至性，偕諸弟讀書。因家道中落，謀所以養親，遂以⁵治生爲急，奔走大江南北。家少康，遠近親朋重其才，有重務，悉資之，未嘗以勞瘁辭，故⁶不克永世。

又聞含光能盡孝養，歸囊所有，必陳於父母前，不少私其妻子。與人交，重然諾，濟困解紛，人咸賴之。而竟以中年殞命！

嗚呼！含光至此死，死亦可以無憾！向使虎攫仲弟時，氣餒戰慄，伏地不能起；卽起，欲圖所

以救，區區一竹鞭，何足櫻虎威？唯有坐視其弟糜虎口，或捐軀與之同盡耳。而含光當其時，奮身一往，目中不知有虎，並不知其為竹鞭，且不知有己；唯痛弟危難而奔赴之，其死其生不暇計。余故曰：「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，誠也。」至於今，八十老翁，一鞭撫摩，時時以血淚拂拭，光瑩滑澤如鑑，珍藏以為世守，真千古奇行，足以垂教友愛云。

7 後乙卯，金壇拙存老人蔣衡客廣陵蕃釐道院，友人屬為記，且銘其鞭。銘曰：「堅多節，光瑩澤；仲氏血，思我伯。昔遇虎，以此策；力不敵，誠能格。胡不壽？致夭折。八十翁，形影隻。自摩抄，染成碧。請余銘，友恭式。」

題解 此文與前課所記，同為發乎至情者，惟鞭虎救弟一事，更屬難能之奇行，誠如作者所謂「足以垂教友愛云」。

作者 蔣衡，原名振生，字湘帆，一字拙存，晚號江南拙叟，又號函潭老布衣，清江蘇金壇人。康熙貢生，著有拙存堂文集。

注釋

1 江都 縣名，即揚州，在江蘇省。

2 乙卯 指清康熙十四年。

3 窮嶺 在安徽歙縣北八十

里。 4 策蹇 蹇，劣馬也；策，鞭馬具。孟浩然詩：「策蹇赴前程。」

5 治生 自營生計也。 6 不克

永世 謂不能終其天年也。 7 後乙卯 指清雍正十三年。 8 廣陵 後漢時郡名，故城在江蘇

江都境。 9 友恭 謂兄弟間之友愛也。

二〇 說居庸關

龔自珍

1 居庸關者，2 古之譚守者之言也。龔子曰：3 疑若可守然。何以疑若可守然？

曰：4 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，俄而相轉相赴，以至相蹙。居庸實其間，如因兩山以爲之門。故曰：疑若可守然。

關凡四重。南口者，下關也，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十五里，曰中關，又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，曰上關，又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，凡四十五里，曰5 八達嶺，又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，凡四十九里。關之首尾具制如是。故曰：疑若可守然。

下關最下，中關高倍之，上關高倍之，八達嶺之俛南口也，如窺井形然。故曰：疑若可守然。自入南口，6 城甃有7 天竺字，蒙古字。上關之北門，大書曰：「居庸關，8 景泰二年修。」

八達嶺之北門，大書曰：「北門鎖鑰，景泰三年建。」

自入南口，流水蓄吾馬蹏，涉之琤然鳴，弄之則忽涌忽湫而盡態，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。八達嶺者，古，隰餘水之源也。

自入南口，木多文杏、蘋婆、棠梨，皆怒華。

自入南口，或容十騎，或容兩騎，或容一騎。蒙古自北來，鞭橐駝，與余摩臂行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；余亦搥蒙古帽，墮於橐駝前。蒙古大笑。

自入南口，多霧，若小雨。過中關，見稅亭焉。問其吏曰：「今法網寬大，稅有漏乎？」曰：「大筐小筐，大偷橐駝小偷羊。」余歎曰：「信若是，是有間道矣。」

自入南口，四山之陂陀之隙，有護邊牆數十處。問之民，皆言是明時修。徵稅吏言，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。承平之世，漏稅而已；設生昔之世，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，有不
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！

降自八達嶺，地遂平。又五里，曰10甯道。

題解 居庸關爲平綏路未通以前，平北交通之要道。本文主旨在說明居庸關之不足恃。自山勢、地形、關

制、防護等方面之記述模狀，以明居庸關不可守之必然，較之直述更爲有力。此記敘文之又一體也。於景物之描繪，亦頗靈活有致。

作者 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—一八四一），字璣人，號定盦。清浙江仁和人。道光進士，官禮部主事。博學負才氣，詩文均自成家。文幽渺深邃，詩亦奇境獨闢。著有定盦全集。於經通公羊春秋，著有春秋決事比，收入皇清經解續編中。

注釋

- 1 居庸關 在河北昌平縣西北。
- 2 古之譚守者 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：「天下九塞，居庸其一也。」
- 3 疑若可守然 疑，似也。「疑若可守然」猶言似乎可守。
- 4 昌平州 即今之昌平縣。
- 5 八達嶺 在察哈爾延慶縣境。
- 6 城甃 甃，井壁也。此處當作城壁解。
- 7 天竺 印度古稱天竺。
- 8 景泰 明景宗年號。
- 9 隰餘水 即今之榆河。
- 10 岔道 三分路也。此處爲地名，在延慶縣。居庸關關溝至此歧分爲二。

二二 夜渡兩關記

程敏政

予¹謁告南歸，以²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³大槍嶺，抵⁴大柳樹驛。時日過午矣，不欲但已；問驛吏，吏⁵給言須晚尙可及。⁶滁州也。上馬行三十里，稍稍聞從者言：「前有⁷清流關，頗險惡，多虎。」心識之。抵關，已昏黑，退無所止。即遣人驅山下郵卒，挾⁸銅鉦，束燎

以行。山口兩峯夾峙，高數百尋，仰視不極。石棧嶇崟，悉下馬累肩而上。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爲應。適有大星，光煜煜自東西流。寒風暴起，束燎皆滅。四山草木，蕭颯有聲。由是人人自危，相呼譟不已。銅鉦闐發，山谷響動。行六七里，及山頂，忽見月出如爛銀盤，照耀無際，始舉手相慶。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。予計：此關乃¹⁰趙檢點破¹¹南唐擒其¹²二將處，茲遊雖險而奇，當爲平生絕冠。夜二鼓，抵滁陽。

十七日午，過全椒，趨和州，自幸脫險即夷，無復置慮，行四十里，渡後河，見面山隱隱。問從者，云：「當陟此，乃至和州香淋院。」已而日冉冉過峯後，馬入山嘴，巒岫迴合。桑田秩秩，凡數村，儼若¹³武陵¹⁴仇池，方以爲喜。既¹⁵莫，入益深，山益多，草木塞道，杳不知其所窮，始大駭汗。過野廟，遇老叟，問此爲何山，曰：「古¹⁶昭關也。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，宜急行。前山有火起者，乃烈原以驅虎也。」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。傍山涉澗，怪石如林，馬爲之¹⁷辟易。衆以爲伏虎，卻顧反走，顛仆¹⁸枕藉，呼聲甚微，雖強之大譟，不能也。良久乃起。循嶺以行，諦視崖壑，深不可測，澗水潺潺，與風疾徐。仰見星斗滿天，自分不可免，且念¹⁹伍員昔嘗厄於此關，豈惡地固應爾耶？盡二鼓，抵香淋。燈下恍然自失，如更生者。

題解 此文平鋪直敘，與前課雖同爲記敘文而寓意不同。文中記南歸途中，夜渡清流關，昭關所遇之驚險，文辭簡鍊有力，使讀者如置身其境。

作者 程敏政（一四五五——一五〇〇），字克勤，明河間人，其先休寧人。年十歲以神童薦，詔讀書翰林院。成化進士，授編修。累官禮部右侍郎，兼翰林院學士。著有明文衡、墩篁集多種。

注釋 1 謁告 請假也。 2 成化 明憲宗年號。 3 大槍嶺 在今滁縣西六十里。 4 大柳樹驛 在今滁縣西北六十里。 5 給 欺也，誑也。 6 滁州 今安徽滁縣。 7 清流關 在今滁縣西北廿五里。 8 銅鉦 銅鑼也。 9 束燎 束薪爲火炬也。 10 趙檢點 宋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爲檢點。 11 南唐 五代十國之一，有江蘇、安徽之淮南、福建、江西及廣西北部。都南京。 12 二將 皇甫暉、姚鳳也。 13 武陵 在今湖南常德縣。 14 仇池 在今甘肅成縣西。 15 莫 同暮。 16 昭關 在今安徽含山縣北，春秋時吳楚之界。 17 辟易 受驚退避之意。 18 枕藉 縱橫相枕而臥也。 19 伍員 員，音隕（ㄩㄣˋ），號子胥。春秋時楚國人。父兄爲楚平王所殺，與楚太子建奔鄭。鄭定公與子

產謀殺太子建，子胥懼，與建子公子勝奔吳。到昭關，關吏欲執之，子胥與勝獨身步走，幾不得脫，中道乞食而行。詳見史記伍子胥列傳。

一二二 兒時記趣

沈復

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，明察¹秋毫；見²藐小之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；故時有³物外之趣。

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羣鶴舞於空中，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，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爲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之沖煙而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爲之⁴怡然稱快。

余常於土牆凹凸處，花臺小草叢雜處，蹲其身使與臺齊；定神細視，以叢草爲林，以蟲蟻爲獸，以土礫凸者爲丘，凹者爲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

一日，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，興正濃，忽有⁵龐然大物，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癩蝦蟆也。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。余年幼，方出神，不覺呀然一驚。神定，捉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

題解 本文選自浮生六記閒情記趣，寫兒童之幻想，頗多情趣，足以表現兒童想像力之宏大自由。

作者 沈復（一七六三——一八〇八），字三白，清江蘇吳縣人。著有浮生六記，今祇存四記。

注釋 1 秋毫 鳥獸秋日新生之毛羽，極細微，後遂以此二字形容細小之事物。 2 藐 音秒（一、二、三、

小也。 2 物外 世俗之外也。 4 怡然 快樂自得也。 5 龐然 巨大也。

我回憶兒時，有一件不能忘卻的事，那便是養蠶。

我五、六歲時，祖母尚在，她是一個豪爽而善於享樂的人。不但良辰佳節不肯輕輕放過，就是養蠶，也每年大規模的舉行。其實，我長大後才曉得，祖母的養蠶並非專爲圖利，葉貴的年頭常要蝕本，然而她歡喜這暮春的點綴，故每年大規模的舉行。我所歡喜的，最初是蠶落地鋪。那時我們的三開間的廳上，地上統是蠶，架著經緯的跳板，以便通行及飼葉。蔣五伯挑了擔到地裏去采葉，我與諸姊跟了去喫桑葚。蠶落地鋪的時候，桑葚已很紫而甜了，比楊梅好喫得多。我們喫飽之後，又用一張大葉做一隻盃，采了一盃桑葚，跟了蔣五伯回來。蔣五伯飼蠶，我就以走跳板爲戲樂，常常失足翻落地鋪裏，壓死許多蠶寶寶，祖母忙喊蔣五伯抱我起來，不許我再走，然而這滿屋的跳板，像棋盤街一樣，又很低，走起來一點不怕，真是有趣，這真是一年一度難得的樂事！所以雖然祖母禁止我走，我總是每天要去走。

蠶上山之後，全家靜默守護，那時不許小孩子們噪了，我暫時感到沈悶。然而過了幾天

要采繭，做絲，熱鬧的空氣又充滿了全家。我們每年照例請牛橋頭七娘娘來做絲。蔣五伯每天買枇杷和軟糕來給采繭、做絲、燒火的人喫。大家似乎以為現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時候，應該享受這點心，都不客氣的取食。我也無功受祿的天天喫多量的枇杷與軟糕，這又是樂事。

七娘娘做絲休息的時候，伸出她左手上短少半段的小指給我，對我說：做絲的時候，絲車後面，是萬萬不可走近去的，她的小指，便是小時候不留心被絲車軸棒軋脫的。她又說：「小团团不可走近絲車後面去，只管坐在我身旁，喫枇杷，喫軟糕。還有做絲做出來的蠶蛹，叫媽媽用油炒一炒，真好喫哩！」然而我始終不要喫蠶蛹，大概是爸爸和諸姊不要喫的緣故。我所樂的，祇是那時候家裏的非常的空氣，日常固定不動的堂窗、長檯、八仙椅子都併疊起，而變成不常見的絲車、匾、缸，又不斷的公然可以喫小食。

絲做好後，蔣五伯口中唱著「要喫枇杷，來年蠶罷。」收拾絲車，恢復一切陳設。我感到一種興盡的寂寥。然而對於這種變換，倒也覺得新奇而有趣。

題解 此係回憶兒時生活之作品。原名憶兒時，敘幼年所歷之三事；此處節選其中「養蠶」一段。豐氏